

◆ 安庆人物谱

闲说姚鼐

王振羽

姚鼐，字姬传，一字梦谷，室名惜抱轩，世称惜抱先生，安庆府桐城人，与方苞、刘大槐并称“桐城派三祖”，被誉为“清代古文第一人”。

场屋蹭蹬

1732年1月17日，姚鼐出生在桐城南门树德堂一官宦书香人家。他幼年好学，其伯父姚范教授其经文，也曾跟随刘大槐学习古文，刘大槐称其“时甫冠带，已具垂天翼”。

1750年，姚鼐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，得中举人。同年冬春之交，姚鼐赶赴京师参加会试，春闱初试锋芒，落第而归。

1752年秋，乾隆十七年，姚鼐再次赴京应试，名落孙山后留住京师。在京期间，他结识毕生的莫逆之交朱孝纯，与有淡墨探花之称的大书法家王文治也相得甚欢，常结伴出游。

1754年春，姚鼐鼓足勇气，第三次赴京会试，仍旧不第。三年后，姚鼐第四次参加会试，又铩羽而退，留京师教馆。是年秋，姚鼐在扬州停留后归返桐城，再由潜山、宿松、黄梅、九江至南昌，大江南北，仆仆风尘，开阔眼界。

1763年，姚鼐居丧守制期满，再次北上，踏上会试之路。经十三年不懈努力，五次入场，终于得中，殿试名列二甲，授庶吉士。此后，姚鼐开始了仕途生涯。

1772年，姚鼐已升任刑部郎中。刑部两年，备受煎熬，姚鼐心生厌倦，去意徘徊。次年，清廷开四库全书馆，姚鼐被荐充纂修官。姚鼐与戴震、伍大椿、程晋芳等8人因无翰林身份入馆，属于破格当选。1774年，姚鼐曾登泰山，写有《登泰山记》，全篇虽仅数百字，内容却十分丰富，迂徐深婉，一唱三叹，融考证与辞章于一体，章太炎谓之“谨”，刘师培称之“丰韵”。

《四库全书》初稿大致完成，姚鼐决意辞官，离京南下。大学士于敏中、梁国治等曾挽留劝说，姚鼐去意已决，婉谢而别。

讲学江淮

1776年，乾隆四十一年，姚鼐挚友、时任两淮盐运使的朱孝纯在扬州梅花岭侧重修梅花书院，邀请姚鼐前往担任掌院。姚莹《姚先生鼐家状》载：（朱孝纯）特修书院于扬州梅花岭侧，一夕植梅五百株以延先生，遂名之曰“梅花书院”。担任梅花书院掌院后，姚鼐耗尽心血开始编纂75卷的《古文辞类纂》，以供弟子学习。他把文章分为十三类：论辩、序跋、奏议、书说、赠序、诏令、传状、碑志、杂记、箴铭、颂赞、辞赋、哀祭。他所选作品以《战国策》、两汉散文、唐宋八大家，以及归有光、方苞、刘大槐等为主，体现了他的文学主张。朱孝纯因病辞官，死在1784年。人事更迭，姚鼐也辞去梅花书院教职，离扬州而去。

多年后，姚鼐在南京曾为朱孝纯的《海愚诗钞》作序，其中有云：“其殁后十年，长子白泉观察督粮江南，校刻其集，鼐与王禹卿先生同隶订之，曰《海愚诗钞》，凡十二卷。”王禹卿就是王文治。

1780年，姚鼐主讲安庆敬敷书院，他遴选自朱明隆庆万历年间到清代的诗文共计251篇，编辑而成《四书文选》。1788年，乾隆五十三年，姚鼐应邀前往徽州歙县紫阳书院。姚鼐曾在《歙胡孝廉墓志铭》称追忆故人，提到在紫阳书院的点滴往事：“歙城

南，越溪陟山，有古寺十，虽多颓毁，而空静幽邃，多古松柏。君携徒稍葺治，读书寺中，其意萧然。余昔主紫阳书院，去寺不十里，常与往来，或至夜月出，共步溪崖，林迳寒窈，至今绝可念也。”

终老南京

1786年，姚鼐主讲钟山书院。1790年，年近花甲的姚鼐再到南京主持钟山书院，此时其古文已誉满天下，四海学人蜂拥而至，以得到姚鼐授业指导为幸。

钟山书院成立于1723年，时任两江总督查弼纳上奏清廷：“江南文风极盛，士子贫寒，膏火不给，无以专心学业。”恳求建立书院，得到批准，雍正御批“敦崇实学”匾额，予以鼓励。1865年，两江总督曾国藩对钟山书院加以重建。1881年，两江总督刘坤一扩修钟山书院。1903年，钟山书院被改为江南高等学堂。钟山书院延续近200年，是清代规模最大、影响最为深远的书院之一，晚清安徽巡抚冯煦曾说，“江宁钟山书院……魁然为海内四书院之冠。”

姚鼐主讲钟山书院除嘉庆六年至九年这三年时间在敬敷书院外，一直在钟山书院直到溘然长逝，前后合计有二十余年之久，是钟山书院历任院长中执掌书院时间最长者，这也是钟山书院最为鼎盛时期。姚鼐在钟山书院培养了管同、梅曾亮、方东树、姚莹等著名的“姚门四杰”，另有刘开、李兆洛、马宗琰等也都是姚鼐在钟山书院培养的优秀弟子，还有姚椿、陈用光、鲍桂星等，他们仰慕姚鼐，成为姚门私淑弟子。姚鼐在钟山书院刊刻了《三传补注》《国语补注》《九经说》《惜抱轩文集》等。

1810年，嘉庆十五年，姚鼐参加江南乡试鹿鸣宴，仍耳聪目明，齿牙未豁。1815年10月15日，姚鼐病逝在钟山书院。姚莹《姚先生鼐家状》载：“先生年八十矣，神明如五六十时，行不撰杖……先生居江宁久，喜登摄山，常有卜居意，未决迁延，不果归。二十年七月，得微疾既瘳乃遣书……九月一夕，卒于钟山，年八十五，门人辈共治其丧。”摄山就是栖霞山。姚鼐后归葬桐城杨树湾，即今安徽枞阳义津镇阮畈村。据说，南京老东门陶家巷5号曾是姚鼐故居，今辟有姚鼐纪念馆。

乾嘉时期，考据之风弥漫恣肆，程朱理学相形见绌。姚鼐则以程朱理学为治学圭臬，尊宋抑汉，力求复兴理学。姚鼐弟子姚莹曾评说姚鼐其文，也说其诗、其人，“先生貌清而癯，如不胜衣，而神彩秀越，风仪闲远，与人言终日不忤，而不可以鄙私干。自少及髦，未尝废学。虽宴处常静坐，终日无情容，有来问，则竭意告之，喜导人善，汲引才俊，如恐不及，以是人益乐就而悦服。虽学术与先生异趣者，见之必亲。”

曾国藩在《欧阳生文集序》中谈及姚鼐，赞誉有加：“乾隆之末，桐城姚姬传先生鼐，善为古文辞。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，而受法于刘君大槐，及其世父编修君范。三子既通儒硕望，姚先生治其术益精。历城周永年书昌，为之语曰：‘天下之文章，其在桐城乎！’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，号‘桐城派’。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。”

今年是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辞世210周年，不知有人张罗缅怀这一文章大家？

◆ 流年碎影

外祖母的宝匣子

璩静斋

外祖母有个宝匣子，据说是她的祖母传下来的，她的祖母出身沪上大户人家，光是身前身后伺候的丫鬟就有好几个呢。后来山河易色，显赫的大家败落了，但偷偷藏匿起来的金银珠宝还是不少的。平素外祖母总喜欢讲古，多半是她的祖母家族的光鲜历史，那等富贵那等荣华，也只有在清宫戏里才能见到呢。

外祖母的宝匣子里人谁也没见过，大家好奇，总想变着法子偷窥一下，只因她藏得严实，也难能饱眼福。大舅妈和小舅妈倒是先后瞅见，称老太太贼得很，用黑绸布裹着她的宝匣，锁在她的四方柜子里。

外祖母可谓安逸一生。在娘家做姑娘，有父母宠着；18岁嫁到宋庄做媳妇，因公婆早逝，外祖父忠厚勤劳，她嫁过去就稳稳当当地当甩手掌柜，外祖父在外打理田地不算，回家还帮着操持家务。等到儿女长大，先后成家，外祖母将他们逐一拨出去自立门户，还立下规矩：不给任何子女带孩子。这在宋庄可是破规矩的，弄得庄子里那些奶奶辈都羡慕甚至嫉妒恨。有时外祖父闲暇下来，帮带孙子孙女，外祖母还拦阻，说你给我歇着，别给自己揽事。这些多孙子孙女，你带得过来？带一个不带一个，得罪哪个都不落好！外祖母拽着外祖父去镇上的棋牌室玩玩牌，外祖父不去，说玩牌费脑子，还是在家躺着睡睡觉划算。外祖母叹气，说你这个糟老头子，真没意思，连享受都不会！

外祖父因为长期过度劳累，落下病根，不到花甲之年就永远“守山头”去了。在外祖父七七四十九日祭的第二天，外祖母召集子女们开家庭会议，商讨她的赡养事宜。母亲作为老大，牵牵父亲的衣角，带头表态，说父在世，妈过得安逸，现今父走了，我们六个儿女，日子过得都还不差，要保证妈过得安逸。母亲按照外祖母的意愿，提出每家每月要给她贴米粮油、蔬菜之外，还要补贴500元基本生活费。

四个舅舅和小姨小姨夫都表示没有意见。四个舅妈一无例外地当众附和，私下里可就嘀咕开了：这才刚六十岁呢，身子骨那么硬朗，就一点不动弹了？这庄

子里，哪家老人像她这样，成天游手好闲的！我们大忙的时候，让她帮我们看一下孩子都不乐意！

很快，舅妈们都变得心平气和了，因为外祖母在庄子里外到处夸赞儿媳们贤惠，说儿子们孝顺是没说说的，好歹是血脉连着血脉，自己身上掉下的肉；媳妇们就不一样，那都是没有血缘关系啊，待婆婆好，那可是要凭好良心的！想想谁听了这种夸赞，心里不舒坦呢？

外祖母还时不时有意地在儿媳跟前提提她的宝匣子，说这些祖上传来的东西都是要代代传下去，等哪一天她到阴曹地府拜见她的祖宗们，也好有个交代嘛。儿媳们听了更是舒畅，对婆婆嘘寒问暖更显真心实意。

外祖母活到99岁9个月零9天，要不是不慎摔了一跤，绝对能过百岁大关。她走的时候异常安详，带着漾漾笑意。庄子里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都无比艳羡外祖母，说桂花老鬼，好端端地活了这么久，一点床债都没有，连走的日子都出奇的吉利，真是前世修来的好福分哟！

按照外祖母生前的遗愿，她的那个宝匣子在她入土之后才能打开，每家各得一份。

她的那个宝匣一开启，所有的神秘感荡然无存，仅仅是六枚小小的银戒指而已，还有几张发黄的民国时期的大额银票。倒是方柜子里六个鼓鼓的塑料袋，很令人注目。袋子打开，全是一匝匝的“大人图”，每匝都用橡皮筋扎得紧紧的，每个袋口上都有一个布小标，布标上用炭笔划着数字，从1排到6，代表她的六个子女。

